

從中國大陸軍改看聯戰 組織效能評析

陸軍上校 田家綺

提 要

聯合作戰可將武力戰的效能發揮加成的效果，已經過近代戰爭的多次驗證。故本次中國大陸軍改採取戰區主戰的統合方向下，將該戰區中的陸、海、空及火箭軍等軍種，調整納於戰區統一指揮之下，使得組織扁平化，也更有彈性面對區域性質的未來戰爭，而中國大陸確實存在的內部與組織問題，使原本聯戰效能發揮，必須先解決上述問題，來期待原有聯戰效能的發揮，但可能的窒礙及問題的所在，為目前持續觀察及後續研究的重點。

關鍵詞：戰區主戰、組織體制改革、聯戰組織效能

前 言

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於2012年上臺後，積極著力於富國強兵，追求「中國夢」的實現，其在多次重要講話中一再強調的重點，是建立一支「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的現代化軍隊。¹為了使解放軍達到此目標，因此，落實國防與軍隊改革是其所

追求的優先目標，藉以打贏資訊化作戰，並為實現「強軍夢」、「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²提供堅強力量保證。³

習近平在2015年9月3日慶祝二戰勝利70週年北京大閱兵的演說中，針對解放軍未來的組織再造做出了重大宣示，除了裁軍30萬人外，並將全面調整中央軍委會與解放軍組織。⁴在本政策指導下，自2015年起已經裁撤

1 王新，〈習近平首提12字強軍目標〉，《多維新聞》，2013年3月11日，〈<http://china.dwnews.com/big5/news/2013-03-11/59154616-2.html>〉（檢索日期：2017年2月26日）

2 「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中國大陸希建黨一百年(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國一百年(2049年)全面實現工業、農業、科技、國防四個現代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能實現。參閱中國大陸中央黨校，〈正確理解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求是》，2015年4月30日，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5-04/30/c_1115099182.htm（檢索日期：2017年2月11日）。

3 〈習近平在中央軍委改革工作會議上強調 全面實施改革強軍戰略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解放軍報》，2015年11月27日，版1。

4 羅添斌、曾韋禎，「習近平宣布裁軍30萬 立委：威脅亞太不減反增」，(2015年9月4日)2017年2月11日瀏覽，〈自由時報〉，<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912594>。

四大總部、設置陸軍司令部、成立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改編7大軍區為5大戰區等諸多作為下，獲得該政策的具體落實。⁵

事實上，中國大陸在過去20餘年的快速軍力擴張與軍事現代化作為，早已成為外界矚目的焦點。尤其在過去10年間，解放軍不斷引進或自製各類型先進武器裝備，更讓美國及亞太主要國家深感不安。除了1990年代從俄羅斯採購與授權生產的蘇愷27與蘇愷30型戰機(殲11至殲15型系列)⁶以及自製之殲10型戰機外，解放軍在過去幾年也開始發展殲20與殲31型等第五代匿蹤戰機。⁷並且在2016年的中國國際航天博覽會上，將近期的研發成果，展現在世界面前，⁸不僅如此，中國大陸空軍從轟炸機、重型運輸機、空中早期預警管制機、電戰機、空中情監偵載臺等主要空中武器系統，均迭有重大突破。加上東風31、東風41戰略彈道飛彈與東風21丁型反艦彈道飛彈及其他短、中程空射與陸基巡弋飛彈的發展，似乎都顯示出中國大陸已開始具備向美國挑戰亞太區域主宰地位的實力，而

該實力也符合習近平提到的太平洋上可以容納中美兩個大國政策的保障因素。⁹

不僅如此，中國大陸海軍艦隊的更新速度也亦步亦趨地趕上世界其他大國，讓外界刮目相看。解放軍三大艦隊在1995／1996臺海飛彈危機時，仍然被其他世界強國，視為是一支僅能從事以近岸防禦為主的海岸巡防的二流海軍。但在過去20年間，解放軍不僅新式護衛艦、巡防艦和驅逐艦等主戰軍艦的數目不斷增加，逐漸汰換老舊的艦艇，其他兩棲軍艦、運輸艦、醫療船、補給艦、大型氣墊船等支援與輔助艦艇也同樣快速成長。¹⁰當然，最令外界訝異的則莫過於新成軍的遼寧號航母成為重要的觀察指標，在完成整修之後，出人意料的成軍速度。今日的中國大陸海軍不但可以遠赴亞丁灣執行打擊海盜任務，¹¹更開始跨越第一島鏈，走向廣闊的太平洋與印度洋。

除了海、空軍之外，中國大陸地面部隊的武器裝備也同樣不斷更新。在習近平裁撤30萬使用老舊武器系統的單位之後，解放

5 Se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USCC) hearings on January 21, 2016 found at www.uscc.gov/Hearings/hearing-developments-chinas-military-force-projection-and-expeditionary-capabilities.

6 蔡浩祥，〈俄後悔售蘇-27 讓陸造出殲-11〉，《中時電子報》，2015年10月10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1010000704-260301>〉(檢索日期：2017年2月26日)

7 〈中國空軍是勁敵還是紙老虎？美國會報告：美軍優勢正在流失〉，《ETtoday》，2017年1月4日，〈<http://www.ettoday.net/news/20170104/841838.htm>〉

8 大陸中心，〈陸殲-20戰機首亮相 僅飛5分鐘〉，《蘋果日報》，2016年11月02日，<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international/20161102/37437412/>(檢索日期：2017年2月26日)

9 賴湘茹，〈習近平：太平洋能容中美兩大國〉，《中時電子報》，2015年05月18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518000079-260203>，(檢索日期：2017年2月26日)

10 防衛省，《防衛白書 平成27年版》(東京：日經印刷，2015年8月14日)，頁33。

11 陳曉，〈中國海軍第25批護航編隊赴亞丁灣〉《01新聞》，2016年12月31日，goo.gl/WJLk7d(檢索日期：2017年2月26日)

軍已經基本達成「機械化」的目標，其在戰(甲)車、火炮、多管火箭、反裝甲、野戰防空等方面的武器裝備水準，已經幾乎可以朝向和所有西方國家分庭抗禮目標前進。

然而，這些光鮮亮麗的硬體只是軍隊戰力的其中一環，並不代表一定能發揮其十足預期戰力，其他軟體與配套作為，尤其是高效能聯合作戰組織的建立，仍然左右著未來解放軍能否成為一支可遂行聯合作戰的現代化軍隊。¹²因此，某些學者專家將習近平所推動的此次重大軍改，形容為北京版的「高尼法案」，¹³即可證明聯戰組織能否建立，以達到聯合作戰效能的發揮，才是檢驗軍改成效的最重要指標。

故而本文特針對中國大陸軍改主要組織調整方向、中央軍委與雙軌指揮體系改造、五大戰區與聯戰組織架構發展等面向進行研析，探討中國大陸軍改所能產生的聯戰組織效益，並進而探索此項軍改後未來可能進一步採取之組織配套作為及其可能影響。

中國大陸軍改之主要組織調整方向

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從2015年底開始陸續針對軍種、中央軍委會與四大總部、七大軍區等三個面向進行組織結構調整。¹⁴其基本原則概為中央軍委會及其直屬機關負責全般管理、戰區司令部聚焦於軍事作戰、而各軍種則負責建軍工作，亦即所謂「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¹⁵換言之，未來中共解放軍隊將採取與美軍雷同的雙軌指揮體系，一條是由中央軍委會到戰區的雙層聯合作戰指揮鏈；另一條是由中央軍委會、陸、海及空軍的各軍種司令部到各部隊的行政指揮鏈。就整個組織體系角度而言，這些改革作為雙軌指揮體系大幅提高了中央軍委會的權力集中，同時將戰區與軍種的權責預以明確劃分，並且透過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及聯勤保障部隊的專業分工下，保障軍種主建及戰區主戰的效能，能夠透過聯合作戰的形式，確保聯戰效能的戰力發揮。就組織的角度上觀察，新的調整過後的組織架構在責任分工方面，比舊有體系更為明確，藉以面對共軍在建軍與備戰兩大任務上，消除過去疊床架屋的型態，更符合現代化軍隊組織扁平化原則。

12 李德哈特，《戰略論-間接路線》(臺北：麥田出版，2007年09月)，24頁

13 Phillip C. Saunders and Joel Wuthnow, "China's Goldwater-Nichols? Assessing PLA Organizational Reforms," STRATEGIC FORUM, No. 294, 3rd Quarter, April 2016, p. 3.

14 閻紀宇，〈習近平宣布解放軍30年來最大規模改革：七大軍區調整為「戰區」、組建聯合作戰指揮機構〉，《風傳媒》，2015年11月26日，〈<http://www.storm.mg/article/74743>〉(檢索日期：2017年2月27日)

15 "CMC Opinions on Deepening National Defense and Military Reforms" [中央軍委關於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意見], Xinhua, The authors thank Kenneth Allen, Dennis J. Blasko, David F. Helvey, Dr. T.X. Hammes, and Dr. Frank G. Hoffman for helpful comments on previous drafts of this paper. 10 SF No. 294 ndupress.ndu.edu January 1, 2016, available at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6-01/01/c_1117646695.htm (檢索日期：2017年2月20日)。

一、軍種改革

習近平在2015年12月31日宣布將針對軍種進行三大改變。第一是成立陸軍司令部，負責對所有地面部隊的領導和行政管理；第二是將二砲部隊提升為獨立軍種位階的「火箭軍」；第三成立統籌所有「信息化任務」(包含太空戰、電子戰、網路戰及其他作戰支援職掌)的「戰略支援部隊」。¹⁶以及後續成立的中央軍委聯勤保障部隊。¹⁷

這項調整最重要的地方，是將原本由四大總部(尤其是總參謀部)指揮和管理的地面部隊，移由新成立的陸軍司令部統一掌握。¹⁸這就組織面向而言，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思維性調整，顯示地面部隊不再具有必須由中央直接掌握的絕對重要性，陸、海、空軍和新成立的火箭軍在新組織體系中的地位已開始趨於平等。

然而，值得後續研究的是，這次軍改僅原則性的提到未來戰區司令員將擁有對戰區陸、海、空和火箭軍部隊(不含核嚇阻部隊)的絕對指揮權，卻沒有提到海軍三大艦隊、軍區空軍和導彈部隊的平時管理和戰時指揮權歸屬。顯示在「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的

原則下，未來新的作戰指揮鏈和行政指揮鏈仍有許多管理權責及指揮權劃分有待釐清。在這個前提之下，聯合作戰效能的發揮，是否如同組織調整後的預期結果一致，仍需持續觀察。

二、中央軍委會與四大總部改革

中央軍委會在這次組織改革進一步擴大了「黨指揮槍」的原則。四大總部裁撤後，中央軍委會成立15個新的直屬部、辦公廳和委員會。¹⁹這些新的機關包含了將總參謀部的指揮管制職掌移交新成立的「聯合參謀部」；部隊訓練督導職掌移交「訓練管理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和總裝備部則改為中央軍委會直屬的一級單位，政治工作部、後勤支援部和裝備發展部。同時另行成立專責執法職掌的「政治及法務委員會」和督責軍隊內部紀律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和負責國防科技創新發展的「科技委員會」。此外，還另外成立「戰略規劃辦公室」和「組織改革辦公室」，負責中、遠程軍事戰略計劃作為和推動後續組織改造作業，以及「國際軍事合作辦公室」，負責執行對外軍事交流等相關工作。²⁰

16 〈陸軍領導機構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成立大會在京舉行〉，《人民日報》，2016年1月2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6-01/02/nw.D110000renmrb_20160102_2-01.htm(檢索日期：2017年2月27日)。

17 唐藝赫，〈中央軍委聯勤保障部隊成立〉，《鳳凰評論》，2016年9月13日，http://news.ifeng.com/a/20160913/49965870_0.shtml(檢索日期：2017年2月27日)。

18 See Kevin Pollpeter and Kenneth W. Allen, eds, *The PLA as Organization v2.0*, p. 34, found at <http://www.pla-org.com/downloads/>。

19 〈習近平在接見軍委機關各部門負責同志時強調講政治謀打赢搞服務做表率努力建設"四鐵"軍委機關〉，《解放軍報》，2016年1月12日。

20 顧靜芳，〈陸軍領導機構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成立大會在京舉行〉，《澎湃新聞》，2016年1月11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19285(檢索日期：2017年2月27日)。

此一全面性的組織調整，使得中央軍委會管轄職掌幾乎等於是美國國防部長辦公室和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總和。不同的是，美國國防部在指揮鏈上方還有美國總統和國家安全會議，而組織改革後的中國大陸中央軍委會加上黨組織「中央政治局」業管國家安全與國防事務人員高度重疊，在「一套人馬、兩塊招牌」的情況下，提升原本的國防事務層級，等於是將國家安全與國防事務完全集中在同一個決策群組。此種組織模式，雖然可以壓縮指揮層級，但中央軍委會集體領導的指揮幅度卻因而擴大，對於戰時作戰決策的下達，反而可能造成資訊過度負荷的窒礙。

儘管如此，就習近平上任後的「反貪」與「強軍」兩大優先工作而言，裁撤四大總部與中央軍委會權力集中和組織擴大，就組織的分工及單位的設立上，確實有助於昭顯習近平四個全面政策下的強化法律落實與政治檢核，同時打破四大總部在聯戰指管和建軍規劃方面的人力、職掌和工作重複。然而，正如同過去解放軍內部之所以產生郭伯雄、徐才厚等貪腐將領的主要原因，並非完全因為組織和紀律面的問題，而是來自於缺乏嚴謹的「分權制衡」體系，才導致其權力無限擴張，甚至結黨營私。在中央軍委會權力進一步集中到中國大陸領導人(兼軍委會主席)後，若無法確保新的政治與紀檢組織，充

分發揮制衡效果，恐怕仍會衍生其他濫用權力的問題。

三、七大軍區改組為五大戰區

中國大陸將原有7大軍區改為東部、南部、西部、北部和中央等5大戰區，²¹是繼1988年軍區精簡後再一次的組織大規模調整。目前除已知這5大戰區的總部將分別設於南京、廣州、成都、瀋陽和北京，其確切所屬責任區仍有待釐清。外界普遍認為，這五大戰區的劃分方式，是依據因應中國大陸周邊陸上與海上安全威脅而設置。換言之，新的戰區司令部雖然可能跳脫傳統軍區的「縱深防禦」模式，提升為具局部周邊兵力投射能力的「積極防禦」模式，但仍然不同於美國針對全球戰略部署所成立的地理區「聯合作戰司令部」。因此，就聯合作戰的角度而言，可能更類似冷戰末期的蘇聯和北約組織作戰地境劃分方式，是以國土防衛為主要任務，而非遂行遠距兵力投射的攻勢作戰。而這樣的主要任務目的，符合中國大陸軍事戰略白皮書中的積極防禦概念。²²

由於目前五大戰區的司令部組織架構及職掌仍不明確，因此仍無法判斷其未來實際具備的指揮管制能力和所負作戰任務。但可以合理推斷其在聯合指管、聯合制空、飛彈防禦、空地一體和聯合火協等方面的能力，應該會優於現有的7大軍區。值得關注的是，在中國大陸積極強化遠海作戰和反介入／區

21 〈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區成立大會在北京舉行〉，《解放軍報》，2016年2月2日。

22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軍事戰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5年5月，北京。
<http://www.mod.gov.cn/affair/book.htm>(檢索日期：2017年2月27日)。

域拒止作戰能力的情況下，未來是否會將負責臺海和東海地區的東部戰區司令部和負責南海的南部戰區司令部，打造成為具備指揮管制遠距兵力投射和聯合作戰特遣部隊的聯合作戰指揮機制，將是觀察未來解放軍聯合作戰組織發展的一項重要指標。

中央軍委與雙軌指揮體系改造

中國大陸軍改所推動的雙軌指揮體系，讓外界將其與1986年10月1日生效的美國「高華德-尼古斯國防部組織再造法案」(The Goldwater-Nichols DoD Reorganization Act)(簡稱高尼法案)，其目的係為改善美軍的聯合作業能力，所推動的聯合作戰組織變革產生聯想。²³尤其從「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的改革觀之，解放軍似乎正在朝美國模組化指揮管制架構發展。從前述的組織改革作為，可以看出未來中國大陸各戰區司令員將可依據不同的作戰計畫與用兵需求，適切編配由陸、海、空、火箭軍、甚至戰略支援部隊所訓練和裝備的部隊，達成所望作戰目標。同時，作戰指揮鏈由中央軍委會直接指揮戰區司令部，戰區司令部指揮各軍種部隊的方式，也和美國軍事指揮權限由總統、國防部長、下授至各地理區或專責聯合作戰司令部(戰略司令部與特戰司令部)，指揮所屬聯戰部隊遂行

任務的方式雷同。

軍種司令部僅負責部隊行政管理和「組織、訓練和裝備」部隊，並由中央軍委會管制提供各戰區司令部所需單位的方式，也和美國國防部與各軍種的關係相似。

此種專業分工的作法，是1986年高尼法案最重要的精神所在，更充分反應美軍從越戰失敗所獲得之經驗教訓。聯合作戰成功的關鍵之一，在於作戰指揮體系一元化。美軍在越戰期間不論武器裝備和軍隊素質均遠優於越共游擊隊和北越正規軍，但由於軍種對前線作戰部隊具有極大的影響力，持不同意見的軍種高層，甚至利用對人事與資源的主導權，掣肘美軍駐越指揮官的作戰計畫與行動，最後終於造成越戰以失敗收場。經過戰後的全面性檢討，美國國會決定以外部力量強迫國防部進行組織再造，而其中兩項最大的改變就是確立作戰指揮權和軍種(參謀首長聯席會議)退出指揮鏈。此外，依據美國的全球戰略布局與聯戰需求，除原有「地理區聯合作戰司令部」(太平洋、歐洲、南方、中央司令部)，²⁴另成立「專責聯合作戰司令部」(戰略、運輸、特戰、聯合部隊司令部)。美軍聯戰組織在1991年波灣戰爭所發揮的高度效能，不僅震撼了全世界，更成為中國大陸多年來仿效的重點。²⁵

23 Public Law 99-433 "99th Congress" PUBLIC LAW 99-433-OCT. 1, 1986。

24 U.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The Joint Staff Office's Guide 2000,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402), p.1-25.

25 Dean Cheng, "Chinese Lessons from the Gulf Wars," in Chinese Lessons from Other Peoples' Wars, ed. Andrew Scobell, David Lai, and Roy Kamphausen (Carlisle Barracks,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11), p.153-200.

習近平在2012年掌權後，將「富國強兵」列為其主要重點，推動解放軍聯戰體系的建立成為優先工作。加上解放軍內部嚴重的貪腐與結黨營私問題，強化黨中央權力核心控制權與裁撤四大總部勢在必行，因此中央軍委會組織改造在相當程度上，是要進行解放軍的權力集中，落實「中央軍委主席責任制」。換言之，中國大陸軍改有部分原因，也在於整頓解放軍的內部紀律。這也是何以讓外界認為中國大陸軍改，並未真正建立一套完整的聯戰指揮體系，只是讓解放軍在建軍與備戰的責任劃分與職掌分工，變得較為明確而已。

對比美軍聯戰組織體系與軍事戰略計畫作為中，戰區聯合作戰司令部與各軍種具有高度獨立性。中國大陸以黨領軍的「中央軍委會」顯然仍主導建軍與備戰的所有決策。戰區和軍種司令部僅是中央軍委會的政策執行單位。加上中國大陸為維持共產黨統治地位及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政委和黨委會體系在各級部隊仍然具有極大的影響力，指揮官在此種系統中並無絕對的決定權，這點和美國的聯合作戰指揮體系截然不同。因此，解放軍新的雙軌化指揮管制體系，實際上與美國高尼法案所推動的聯戰指揮體系僅是表面上雷同，實際政策與執行上仍有極大的差異。

五大戰區與解放軍聯戰組織架構發展

如前所述，中國大陸過去的軍區制度

係為落實其長期消耗戰模式「人民戰爭」概念下的「縱深防禦」，因此海、空軍僅是協助地面作戰的輔助角色，防止敵人從空中和海上快速深入中國大陸內地。海、空軍直到近年來的活動範圍仍是以第一島鏈以內地區為主，未曾展現遠程兵力投射所需之聯合陸空、海空作戰能力。在軍改之後，欲真正發揮各類型先進載臺之遠距、精準、快速投射能力，五大戰區、海、空軍和火箭軍聯合作戰架構的建立極具關鍵性。同時，新的聯合作戰指揮管制架構，亦可略窺中國大陸當局未來的戰略企圖與整體建軍方向。

一、五大戰區聯戰指揮體系

五大戰區組織架構完全確立後，即可以看出未來中國大陸聯合作戰發展方向。從習近平所揭櫫的作戰與行政雙軌軍改方向，未來戰區司令部應擁有對所屬陸、海、空軍和火箭軍常規導彈部隊的完全指揮權，因此從美軍戰區司令部指揮架構的例子，中國大陸五大戰區的司令部應該都會編制軍種部隊指揮官，以及戰區司令部本身的聯參部門，以負責執行聯合作戰特遣部隊編組及聯戰應變作戰計畫的策擬與執行。

由於外界推測中國大陸五大戰區仍是以大陸國境內的地理區進行分配，因此幾乎完全處於內陸地區的西方、北方和中央戰區，不太可能納編海軍部隊。在此種情況下，這三個戰區司令部的編組方式極有可能僅編制陸軍、空軍、火箭軍部隊，並視邊界防衛需求，擴大地面部隊與火箭軍部隊的編制兵力，以保護綿延2萬2,000餘公里的陸上疆

界。²⁶負責黃海、東海和南海的東方與南方司令部，則可能納編海軍艦隊和海航部隊，甚至增加海軍陸戰隊，以從事海岸防衛和對東海與南海的海上作戰任務。

事實上，此種「量地用兵」的安排亦反應在美軍所屬的地理聯合作戰司令部編組上。例如，太平洋司令部因涵蓋廣大的太平洋和部分印度洋，因此編制了全世界最大的太平洋艦隊，三個陸戰隊遠征軍亦有兩個位於其作戰責任區，同時納編必要的陸軍部隊。歐洲司令部原本在冷戰時期曾編配大量陸軍地面部隊，但在1991年波灣戰爭結束後，因整體安全環境改變，遂逐步將重裝部隊撤回美國本土，僅保留部分裝騎、空降和陸航部隊。中央司令部則在過去20年的反恐戰爭與伊拉克、阿富汗平叛行動中，一度掌握美國陸軍與海軍陸戰隊最大比例的地面部隊，而目前則隨伊、阿兩地撤軍而下修駐軍人數。北方司令部與南方司令部則是因應其國土防衛與防範非法毒品走私之需求，成為戰略防空與跨部會行動的主要指揮機構。因此，中國大陸五大戰區司令部若採取此種編組方式，自亦不令人意外。

然而，由目前五大戰區司令部的編設情況，尤其是首任司令員和政委的人選，似乎並未反應出此種聯戰用兵考量。未來可能以

海、空、火箭軍兵力為主的東部方與南部方戰區，不僅司令員與政委仍然是由陸階將領擔任，²⁷且未聞其開始編制戰區聯參與專責軍種指揮部。這雖或許仍是編配部隊調整與原軍區單位整併過程中的過渡現象，但卻是可以看出未來其戰區聯戰指揮架構發展的重要指標。

二、海軍艦隊與空中遠程打擊兵力

值得觀察的是，中國大陸海軍所屬北海、東海和南海艦隊，在「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的原則下，是否會重新進行整編。其整編方式是區分兩大艦隊納入瀕海的東方和南方戰區，抑或配合航母打擊群和兩棲突擊艦隊的設置，仿照美軍模式，編成多個特遣艦隊，輪流執行海上巡弋任務。因為就解放軍現行組織而言，三大艦隊仍然由海軍司令部指揮，負責執行「近海防禦」任務，而在執行遠離國境的遠海巡航任務(例如亞丁灣打擊海盜行動)時，仍然必須由總參謀部(聯合參謀部)負責指揮管制。但在其積極走向太平洋第二島鏈和印度洋，企圖建立具有遠海作戰能力的現代化艦隊的過程中，勢必需要建立聯合海上作戰指揮機關，才能有效執行遠海聯合作戰行動。若仍然由聯合參謀部進行任務指揮管制，必將大幅削弱其遠海艦隊的作戰效能。²⁸

26 史丹丹，〈詳解五大戰區範圍：戰區陸軍司令部獨立駐紮〉，《中國青年報》，2016年2月11日。<http://www.cyol.com/>(檢索日期：2017年2月27日)。

27 肖群萍，〈五大戰區司令員、政委公布(名單)〉《鳳凰資訊網》，2016年2月11日，http://news.ifeng.com/a/20160201/47322408_0.shtml(檢索日期：2017年2月27日)。

28 唐宓喬，〈四上將坐鎮南海軍演 事出有因〉，《名宿網》，2016年7月10日，<https://kknews.cc/zh-tw/military/bo9qv9.html>(檢索日期：2017年2月27日)。

此外，雖然近年來中國大陸空軍長程轟炸機部隊與戰鬥機的活動範圍不斷擴大，但卻多屬於小規模的空中編隊。解放軍應可預判到未來在西太平洋地區，若與美國和日本等國家發生軍事衝突時，必須儘可能於第一島鏈以外發揮拒敵效果，否則一旦讓美國空中投射兵力進入其遠距武器有效射程範圍內，即可能遭受重大損失。中國大陸空軍所需建立的聯合制空與聯合海空指管機制，必須有能力遂行「沙漠風暴」型態的大規模空中管制與任務分配，否則不但無法發揮與海上兵力相輔相乘的效果，甚至還可能在混亂的戰場上造成友軍誤擊，甚至成為敵人打擊的目標。截至目前為止，並未看出各戰區所屬空軍部隊已開始建立「聯合空中作戰指揮中心」。若戰區空軍仍然只是配合各戰區遂行國土防禦任務，則其在聯合作戰上的功能將大幅降低。

三、火箭軍與戰略支援部隊的聯戰功能

此外，火箭軍和戰略支援部隊的角色、定位及指揮管制關係，亦是攸關未來中國大陸聯戰組織效能的重要因素。中國大陸火箭軍所追求的「核常兼備、攻守一體」目標，使其不論在組織、任務和作戰職掌方面，都較接近過去蘇聯時代的戰略火箭軍(Ракетные войска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назначения)。不同的是，蘇聯戰略火箭軍係以核嚇阻戰力為主，地面作戰火力支援為輔，而中國大陸從二砲

部隊到火箭軍，除了上述兩項任務外，還必須負責遂行「反介入／區域拒止」作戰。而在未來於西太平洋地區進行「反介入／區域拒止」作戰時，²⁹至少必須同時執行聯合制空、聯合制海和聯合飛彈防禦等作戰任務，這同樣也不能完全依賴聯合參謀部進行指揮管制，必定需要設置統合上述作戰任務的聯合作戰指揮機制，以現有中國大陸空軍和火箭軍的指揮體系，顯然亦無法獨力遂行這些聯合作戰任務。

負責在太空、電子和網路戰方面支援海、空軍與戰區部隊的戰略支援部隊，在複雜的現代聯合作戰環境下，其高度技術性、專業性與機密性特質，幾乎都不會與其他聯合作戰兵力混合編組。以美軍而言，聯合網路司令部係結合國家安全局的國家級網路戰機關，³⁰並負責指導各軍種的網路指揮部遂行網路攻防。中國大陸的戰略支援部隊，如何提供聯戰部隊必要支援，而又同時消除任務相互干擾，同樣也是聯戰指揮體系的一大考驗。

從中國大陸軍改的「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政策指導觀之，表面看來似乎中央軍委會負責制定國防決策，戰區司令部是執行作戰任務的主體，而軍種則負責建軍與部隊管理及訓練。總體觀之，似乎井然有序，但細部探討，卻發現仍有指揮或設置上的模糊之處，故戰區司令部未來能否執

29 軍事熱點滾動，〈中國火箭軍有多強大？誰都不怕的俄說了實話〉，《壹讀》，2016年11月14日，http://bbs.xinjunshi.com/a/20161114/349290_7.html (檢索日期：2017年2月27日)。

30 徐尚禮，〈美軍擬設聯合網戰司令部〉，《中時電子報》，2016年04月08日，<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408007053-260417> (檢索日期：2017年2月27日)。

行遠程兵力投射及海、空「反介入／區域拒止」任務，尚需觀察。在此種條件下，究竟在整個聯戰體系中，由那個單位主導這些重大軍事任務的遂行，值得持續觀察與探討。畢竟如果戰區的聯戰指揮機制僅能遂行局部兵力投射，那在對中國大陸北疆與南疆的局部兵力投射和遏阻美國介入南海、東海、臺海衝突，甚至支援主作戰任務遂行的太空戰、網路戰和資訊戰，可能仍需由中央軍委會聯合參謀部主導。

從聯戰組織效能角度剖析中國大陸軍改未來作為

共軍組織改革的重要考量是希望提高其遂行現代化高技術聯合作戰的能力，其最初係受美軍於第一次波灣戰爭成功遂行聯合作戰的啟發。³¹從聯戰組織效能的角度分析，若僅從中國大陸軍改後的雙軌指揮體系研判其聯合作戰能力，不僅無法真正瞭解其在實際軍事衝突中的戰力發揮，同時也難以真正判斷解放軍，如何有效讓近20年來陸續籌獲的先進武器裝備發揮最大戰力。畢竟武器裝備再先進，仍不脫其載台的性質，而戰力發揮的關鍵，除了精實人員訓練與發揮配套戰術戰法外，高效能聯戰組織與指管體系更是整合情監偵與打擊載臺的骨幹。蘇聯在冷戰期間，不論在戰略性的核彈道潛艦、洲際彈道飛彈、戰略轟炸機和野戰與戰術層級的大

型水面艦、核動力攻擊潛艦、戰轟機、戰鬥機、攻擊機、運輸機、直升機、乃至地面各類火炮、戰(甲)車、機動車輛等方面，都令西方世界深感威脅。然而，由於蘇聯共黨高度集權的作戰方式，僵化與煙囪式的指管體系，導致這些先進武器裝備始終難以充分發揮效能。其中尤其是俄羅斯的黑海、北海、波羅的海和太平洋等四大艦隊，更是始終難以和不論噸位或數量皆難以比較的北約海軍及美軍太平洋艦隊抗衡，潛艦更是僅能被動構成水下攔截防線，即足證聯戰組織體系對於武器效能發揮的關鍵性。從已公布之資料及部分軍改推動進程，約略可研析中國大陸軍改方面尚存問題及必須採取的進一步作為如下。

一、中央軍委會過度集權

習近平推動軍改包含兩項主要目的，分別是打擊貪腐和反改革勢力，以及建立現代化聯合作戰部隊。前者是將解放軍紀律檢查和政法事務權力集中於中央軍委會，後者是建立「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的雙軌指揮體系。為了落實「中央軍委主席責任制」，等於是將所有軍權集中於習近平一人之手。

由過去的歷史經驗顯示，此種方式極易造成中國大陸國家領導人的「微管理」³²和軍事干預。微管理在平時或許不易看出其對軍隊的傷害，但卻會逐漸養成下級部隊事事看上級指示的被動作風，導致部隊喪失主動積

31 Dean Cheng, "Chinese Lessons from the Gulf Wars," in Chinese Lessons from Other Peoples' Wars, ed. Andrew Scobell, David Lai, and Roy Kamphausen (Carlisle Barracks,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11), 153-200.

32 「微管理」是《誰說辦公室不能跳舞》作者丹·柏秉斯基(Dan Bobinski)認為：「微管理」和「不傾聽」是阻礙團隊成員擁有熱情的部分原因，導致無法創造出一個衝勁十足的團隊。

極精神；另一方面，領導人過度集中作戰決策權，也很容易造成決策盲點。³³

越戰期間詹森總統與國防部長麥納馬拉直接插手越南戰場前線決策，甚至審查轟炸目標，導致誤判情勢與干擾作戰部隊運作，終於造成越戰失敗的歷史例證，即是1986年高尼法案決定作戰指揮鏈，作戰指揮權由總統下令，國防部長賦予聯合作戰司令後，即由作戰指揮官主導全局。其次，聯參和軍種退出作戰指揮鏈，用意也在於給予作戰指揮官充分授權，以實現聯合作戰「集中決策、充分授權」的精神。

然而，由於中央軍委會是中國共產黨的決策組織，在「黨指揮槍」的原則下，作戰指揮官原本即需聽命於共黨的軍委會。加上從戰略規劃、聯合作戰、政治工作、紀律檢查與政法事務，完全集權於中央軍委會，等於在新的雙層聯戰架構下，中央軍委會是各戰區司令部的直接督導單位，不論平時和戰時都可以隨時介入戰區司令的作戰決策。幾乎已經完全違背了聯合作戰所追求的主動積極精神。

二、戰區司令部聯戰指管能力

在軍改完成之後，戰區司令部仍是解放軍的作戰主力。不僅因為其總兵力最大，同時隨近年來不斷擴編特戰與陸航部隊，其指揮管制方式在軍改前即已有所改變。但由於目前公布的新戰區司令部的人事，仍然以

陸軍為主，並未特別針對各戰區地理安全威脅強化海、空軍、火箭軍與戰略保障部隊聯參人員。同時從近年來的大規模演習中，地面部隊的訓練重點仍置於國境內遠程機動，地空整體作戰的指揮編組亦屬於任務組織模式，並未建立正式的聯戰指管編制，此種情況並不利於戰區遂行聯合作戰，尤其是境外兵力投射任務。因此，未來戰區司令部是否大幅改變現有編組，依需求建立聯戰指管體系與能力，將是研判中國大陸是否真正將戰區司令部做為遂行攻、守勢聯合作戰指揮機關的重要觀察指標。尤其負責東海與南海作戰的東方與南方司令部，若沒有成立類似美軍特遣艦隊指管中心或艦岸作戰指揮中心，³⁴未來從事第一島鏈以外地區的反介入／區域拒止任務，勢必仍將由海軍、空軍和火箭軍直接執行中央軍委會的作戰指導，如此則這兩個瀕海戰區的功能就與過去南京與廣州軍區的功能相近，並未真正達到軍改所望追求的「戰區主戰」和強化聯戰能力的目標。

三、戰略部隊指管權責

過去中國大陸的導彈部隊，除了直屬南京軍區的陸軍第一導彈旅之外，其他所有導彈基地和導彈旅都是直接受中央軍委會總參謀部指揮。此種仿效前蘇聯戰火箭軍的指揮方式，是將所有中、遠程彈道飛彈均視為戰略武器，可依嚇阻或作戰需求搭配核彈頭或傳統彈頭。此外，中央軍委會亦直接掌握核

33 辛鳴，〈領導幹部對決策失誤認識的若干盲點(決策之道)〉，《人民網》，2003年，第八期。

34 蘭江，〈南部戰區或變身華版「太平洋司令部」〉，《多維新聞》2017年01月23日，<http://china.dwnews.com/news/2017-01-23/59796255.html>(檢索日期：2017年2月27日)。

嚇阻力量，以確保核武指管和安全。然而，中國大陸在軍改過程中除了說明戰區可以指揮所屬火箭軍的導彈與巡弋飛彈部隊，卻未說明火箭軍的戰略嚇阻力量與傳統導彈遠程制壓火力的指管體系如何劃分。由於除了數量有限的東風31系列、東風41型之外，中國大陸的核嚇阻投射能力相當程度上仍須依賴遠程的東風21和東風26型導彈，但配備這些遠程導彈的部隊卻又同時必須依戰區司令部反介入／區域拒止作戰需求，遂行對敵航母打擊群與遠距離海、空基地實施攻擊，極可能形成指管體系的混亂。³⁵因此，在裁撤總參謀部之後，中央軍委會、戰區司令部和火箭軍的指管體系如何重新律定，核嚇阻武力指管是否改變，都將是觀察未來戰略與聯戰指管體系的重點。

四、海空聯合作戰指管體系

近年來，中國大陸海、空軍活動範圍不斷擴大，但多數遠距離海上與空中巡弋仍是小型特遣艦隊或空中編隊。解放軍從2008年底開始派遣特遣艦隊至紅海和亞丁灣地區執行打擊海盜任務，但這些艦隊不僅只納編2至3艘水面艦和1艘補給艦，其任務執行仍是由總參謀部直接指揮。近10年來，包含近期遼寧號航母打擊艦隊於南海地區的演習及其他大規模艦隊編隊演習，仍然是由中央軍委會直接責成總參謀部編組演習指揮部直接指揮。未來若與日本和美國在東海或南海發生

大規模海上衝突時，幾乎仍然必須由中央軍委會直接指揮。因此，中國大陸若欲建立區域聯合制海戰力，必須先建立海上聯合作戰指管體系，同時明確律定中央軍委會、戰區司令部、艦隊司令部與聯合特遣艦隊的指揮管制關係，否則恐無法將小型特遣艦隊的指揮模式，套用到大規模海上作戰。

中國大陸空軍過去主要從事攔截敵機的任務，直到近年來才開始飛出第一島鏈海域。然而，這些空中戰巡任務亦屬於小型機隊編組，並未真正針對大規模空中交戰實施演練。但由於中國大陸企圖掌握第一島鏈，甚至第二島鏈的制空權，³⁶若未能建立類似美軍和北約「聯合空中部隊指管中心」的聯合制空作戰指管體系，並實際演練與驗證大規模機隊的空中與地面聯合指管，恐難以有效發揮中國大陸空軍所有第四、五代戰機和轟炸機的戰力。不僅如此，未來解放軍若欲在第一島鏈和第二島鏈間發揮戰力，空軍與海航兵力的指揮管制關係及任務如何律定，亦是聯合海空作戰方面的一大難題。

不僅如此，由於解放軍第15空降軍編制於空軍之下，過去同樣是由中央軍委會總參謀部指揮的戰略打擊與應變部隊。未來在遂行遠距兵力投射任務時，戰區司令部與空降部隊的指管關係必須重新律定，尤其是空地特遣部隊指管體系的建立更為重要。否則將

35 鄭文浩，〈二炮部隊改名火箭軍 不加戰略二字有何玄機〉，《每日頭條》2016年01月02日，<https://kknews.cc/news/an28amn.html>(檢索日期：2017年2月27日)。

36 橫路，〈陸空軍穿越第一島鏈進入西太平洋演習〉，《BBC中文網》2015年08月14日，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8/150814_air_force_china_army(檢索日期：2017年2月27日)。

難以發揮其機動打擊作戰能力。

五、聯合特遣部隊編組方式

聯合特遣部隊為美軍執行聯戰任務的骨幹。其係依據聯合陸海、海空、陸空、特種作戰需求，納編不同軍種部隊組成。此種模組化的聯戰兵力運用方式是美軍聯合作戰的精髓所在。在指管體系方面，美軍通常是依總統與國防部長的命令，責成特定地理區聯合作戰司令部或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編組與執行。然而沿襲蘇聯作戰方式的中共解放軍隊並無此種編組方式，即使是至國境以外地區參與多國聯合演習的解放軍部隊，也是由中央軍委會指定參演部隊指揮官，過去軍區司令部僅負責派遣演習部隊。此種臨時組成的部隊，實難以執行類似美軍聯合特遣部隊所負責的各種聯戰任務。

然而，中國大陸未來不論在東海、南海、臺海等周邊海域的作戰，或走向太平洋、印度洋、乃至全球各地的遠大企圖，都需要一支能在完全獨立條件下遂行作戰的聯合作戰特遣部隊。以美軍聯戰特遣部隊的發展歷程而言，從1989年的巴馬拿正義行動到1993年索馬利亞的「黑鷹行動」，都曾經遭遇過無數的挫敗，才逐步建立今日高度嚴謹且科學化的聯戰特遣部隊指管架構。中國大陸未來如何在中央軍委會加強控制條件下，建立可遂行境外遠距作戰的聯合作戰特遣部隊組織與指管架構，將是其聯合作戰發展的一大考驗。

六、聯合後勤與遠征部隊勤務支援

除了上述聯戰指管架構問題外，就組織體系而言，中國大陸軍改仍未解決聯合後勤與境外遠征作戰的勤務支援問題。過去，總後勤部掌握了解放軍所有補給、保修、運輸、彈藥、醫療、乃至營產等所有聯合後勤支援能量。大軍區、空軍部隊、三大艦隊後勤保障部門僅具有野戰層級之後勤支援能量。在總後勤部裁撤後，未來若所有作戰職掌均由戰區司令部負責，勢必須要建立戰區級完整聯合後勤支援能量。由於中國大陸並無類似美軍全球後勤指管體系的完整支援系統，未來若遂行境外作戰，即使是鄰近地區的有限兵力投射，亦必須有強大的後勤支援能力，才能確保作戰持續力。³⁷

由中國大陸在吉布地建立後勤補給基地，顯見其已由近10年的亞丁灣打擊海盜行動獲得相當的經驗教訓。然而，此種基地與美軍遍布世界各地重要地點的後勤支援設施與前進預屯能量根本無法相比。因此，中國大陸是否持續擴大海外基地設置，將是觀察其未來全球與區域戰略企圖的重要指標。

七、其他聯戰配套措施

從中國大陸軍改規劃的2015至2020改革目標期程看，預定於2015-2016年完成的改革項目，包含中央軍委會直屬機關、軍種、後勤體系、裝備發展體系、聯戰指揮體系、聯戰訓練制度、戰區司令部等機關的改制及建立，並強化專業軍事教育與人民武警指揮管

37 李豔偉，〈一圖讀懂中央軍委聯勤保障部隊〉，《央視新聞》2016年09月13日，http://www.mod.gov.cn/photos/2016-09/13/content_4730311.htm（檢索日期：2017年2月27日）。

制及兵力結構調整等重大工作。後續還將進行人事制度、預算管理與採購制度、軍人薪資與福利制度、強化軍文整合管理等重要配套工作。然而，截至目前為止，包含中央軍委會、軍種、戰區司令部等單位雖逐一掛牌成立，但顯然就組織內部的細分工調整，仍然還有許多部分沒有完成。

以建立高效能聯戰組織的角度，中國大陸未來仍須處理「黨指揮軍」的政委體系對指揮體系的干預，³⁸同時如何在此種高度集權但又層層監控的情況下，有效建立各聯戰部隊之間的合作默契。凡此種種皆是影響其未來建立聯戰能力的主要窒礙因素。以目前戰區、海、空軍、火箭軍與戰略支援部隊指管體系尚未明確的情況下，可能連最基本的雙層聯戰指揮體系，都仍有許多細部問題有待解決。

結 語

中國大陸推動軍改的兩大目的，包含整頓軍隊紀律與打擊貪腐行為，以及強化解放軍聯合作戰能力。就整頓軍紀的部分而言，政法與紀檢組織提高層級與獨立性，對於強化共產黨中央，尤其是習近平本人對於軍隊的掌握，顯然具有立即而明顯的效果。然而，就強化聯合作戰能力而言，此種高度集權式的軍隊領導與管理方式，卻可能造成組織效能的降低，阻礙指揮幹部培養主動積極的精神。這對於未來解放軍聯合作戰能力的

提升，並無任何正面助益。

解放軍組織改革主要著眼於提高遂行現代化高技術戰場聯合作戰的能力。這是中共解放軍領導高層受美軍聯合作戰在第一次波灣戰爭驚人戰果的啟發，而衍生之長期性發展目標。解放軍在過去20年來已據此發展聯合戰役準則、成立聯合後勤體系、並實施越來越多的跨軍種演習。然而，由於缺乏常設聯戰指管機制，加上仍以地面部隊為主體的情況下，阻礙了建立真正聯合作戰能力的進展。習近平在2013年即已提到，建立聯戰指管體系應給予「重要地位」，並指稱「我們雖然十分重視聯戰指揮管制，但卻仍存在某些根本的問題因而迫切需要建立一套中央軍委與戰區司令部聯戰指揮管制體系，且不應再延遲」。

建立體系與制度是一項長期性工作，其牽涉範圍與影響層面遠遠超過表面上的組織與單位調整。以解放軍目前的調整速度觀之，仍須相當長的時間才可能看出其執行成效。更重要的是，組織在整併過程中，如何解決新機關與舊系統間的不相容問題，是任何推動組織轉型工作必然遭遇的困難。加上中國大陸以鞏固共產黨集權專政的主要考量，往往又會讓政治因素左右專業決定，如何在這些彼此不相容的條件下，建立高效能聯戰體系，必然是中國大陸當局在第19屆全國黨代表大會中必須設法克服的問題。在新的指揮團隊陸續公布和就任後，外界或許可

38 張競，〈中國大陸難道「黨指揮槍」出現危機？〉，《蘋果日報》2013年03月04日，<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304/1068913/>(檢索日期：2017年3月6日)。

以從這些人事變化和後續解放軍內部組織調整情形，評估此次軍改是否已達到習近平當初所希望達到的效果，抑或是如外界所研判的另一種可能，僅是為了達成習近平個人一人領導的手段。

參考文獻

壹、中文部分

專書

- 一、中國大陸國防白皮書，Defense White Papers,2013-2015.
- 二、防衛省，《防衛白書 平成27年版》（東京：日經印刷，2015年8月14日），頁33。
- 三、李德哈特，《戰略論-間接路線》（臺北：麥田出版，2007年09月），24頁。
- 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軍事戰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5年5月，北京。<http://www.mod.gov.cn/affair/book.htm>

報紙

- 一、〈習近平在中央軍委改革工作會議上強調 全面實施改革強軍戰略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解放軍報》，2015年11月27日，版1。
- 二、〈習近平在接見軍委機關各部門負責同志時強調講政治謀打贏搞服務做表率 努力建設"四鐵"軍委機關〉，《解放軍報》，2016年1月12日。
- 三、〈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區成立大會在北平舉行〉，《解放軍報》，2016年2月2日。

網際網路

- 一、王新，〈習近平首提12字強軍目標〉，《多維新聞》，2013年3月11日，〈<http://china.dwnnews.com/big5/news/2013-03-11/59154616-2.html>〉
- 二、「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中國大陸希建黨一百年(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國一百年(2049年)全面實現工業、農業、科技、國防四個現代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能實現。參閱中國大陸中央黨校，〈正確理解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求是》，2015年4月30日，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5-04/30/c_1115099182.htm.
- 三、羅添斌、曾韋禎，「習近平宣布裁軍30萬 立委：威脅亞太不減反增」，(2015年9月4日)2017年2月11日瀏覽，《自由時報》，<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912594>。
- 四、蔡浩祥，〈俄後悔售蘇-27 讓陸造出殲-11〉，《中時電子報》，2015年10月10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1010000704-260301>〉
- 五、〈中國空軍是勁敵還是紙老虎？美國會報告：美軍優勢正在流失〉，《ETtoday》，2017年1月4日，〈<http://www.ettoday.net/news/20170104/841838.htm>〉
- 六、大陸中心，〈陸殲-20戰機首亮相 僅飛5分鐘〉，《蘋果日報》，2016年11月02日，<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internation>

- al/20161102/37437412/
- 七、賴湘茹，〈習近平：太平洋能容中美兩大國〉，《中時電子報》，2015年05月18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518000079-260203>
- 八、陳曉，〈中國海軍第25批護航編隊赴亞丁灣〉《01新聞》，2016年12月31日，goo.gl/WJLk7d
- 九、閻紀宇，〈習近平宣布解放軍30年來最大規模改革：七大軍區調整為「戰區」、組建聯合作戰指揮機構〉，《風傳媒》，2015年11月26日，〈<http://www.storm.mg/article/74743>〉
- 十、〈陸軍領導機構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成立大會在京舉行〉，《人民日報》，2016年1月2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6-01/02/nw.D110000renmrb_20160102_2-01.htm
- 十一、唐藝赫，〈中央軍委聯勤保障部隊成立〉，《鳳凰評論》，2016年9月13日，http://news.ifeng.com/a/20160913/49965870_0.shtml
- 十二、顧靜芳，〈陸軍領導機構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成立大會在京舉行〉，《澎湃新聞》，2016年1月11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19285
- 十三、史丹丹，〈詳解五大戰區範圍：戰區陸軍司令部獨立駐紮〉，《中國青年報》，2016年2月11日。<http://www.cyol.com/>
- 十四、肖群萍，〈五大戰區司令員、政委公布(名單)〉《鳳凰資訊網》，2016年2月11日，http://news.ifeng.com/a/20160201/47322408_0.shtml
- 十五、唐宓喬，〈四上將坐鎮南海軍演 事出有因〉，《名宿網》，2016年7月10日，<https://kknews.cc/zh-tw/military/bo9qv9.html>
- 十六、軍事熱點滾動，〈中國火箭軍有多強大？誰都不怕的俄說了實話〉，《壹讀》，2016年11月14日，http://bbs.xinjunshi.com/a/20161114/349290_7.html
- 十七、徐尚禮，〈美軍擬設聯合網戰司令部〉，《中時電子報》，2016年04月08日，<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408007053-260417>
- 十八、辛鳴，〈領導幹部對決策失誤認識的若干盲點(決策之道)〉，《人民網》，2003年，第八期。
- 十九、蘭江，〈南部戰區或變身華版「太平洋司令部」〉，《多維新聞》2017年01月23日，<http://china.dwnnews.com/news/2017-01-23/59796255.html>
- 二十、鄭文浩，〈二炮部隊改名火箭軍 不加戰略二字有何玄機〉，《每日頭條》2016年01月02日，<https://kknews.cc/news/an28amn.html>
- 廿一、橫路，〈陸空軍穿越第一島鏈進入西太平洋演習〉，《BBC中文網》2015年08月14日，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8/150814_air_force_china_army

- 廿二、李豔偉，〈一圖讀懂中央軍委聯勤保障部隊〉，《央視新聞》2016年09月13日，http://www.mod.gov.cn/photos/2016-09/13/content_4730311.htm
- 廿三、張競，〈中國大陸難道「黨指揮槍」出現危機？〉，《蘋果日報》2013年03月04日，<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304/1068913/>

貳、外文部分

- 一、Se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USCC) hearings on January 21, 2016 found at www.uscc.gov/Hearings/hearing-developments-chinas-military-force-projection-and-expeditionary-capabilities.
- 二、CMC Opinions on Deepening National Defense and Military Reforms" [中央軍委關於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意見], Xinhua, The authors thank Kenneth Allen, Dennis J. Blasko, David F. Helvey, Dr. T.X. Hammes, and Dr. Frank G. Hoffman for helpful comments on previous drafts of this paper. 10 SF No. 294 ndupress.ndu.edu January 1, 2016, available at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6-01/01/c_1117646695.htm>
- 三、Public Law 99-433 "99th Congress" PUBLIC LAW 99-433-OCT. 1, 1986。
- 四、U.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The Joint Staff Office's Guide 2000,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402), p.1-25.
- 五、Dean Cheng, "Chinese Lessons from the Gulf Wars," in Chinese Lessons from Other Peoples' Wars, ed. Andrew Scobell, David Lai, and Roy Kamphausen (Carlisle Barracks,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11), p.153-200.
- 六、See Kevin Pollpeter and Kenneth W. Allen, eds, The PLA as Organization v2.0, p. 34, found at <http://www.pla-org.com/downloads/>.
- 七、Dean Cheng, "Chinese Lessons from the Gulf Wars," in Chinese Lessons from Other Peoples' Wars, ed. Andrew Scobell, David Lai, and Roy Kamphausen (Carlisle Barracks,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11), 153-200.

作者簡介

田家綺上校，政戰學校79年班藝術系、國防管理學院決策科學研究所、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政治系博士。曾任連營輔導長、中隊長、政戰官、政參官、教官。現任職於國防大學共同教學中心上校教官。